

丁宗皓 主编



铁血长城络家园

家书写在延安窑洞的土墙上

我甘愿腰系常绿内穿

我残废了，她也没离开我

在天原山剿匪的战斗细节没报告原家里

参与航母建设圆了我一生梦想

我们通信580封

遭遇恐怖袭击那晚最创家

从小就穿上这身军装

一个军礼，让群众记住了他

没儿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与日寇拼死命

书信能够补白历史细节

一封家书能喊起千军万马

再演一次是二首我能写得更好

丁宗皓 人民出版社

兩地書

丁宗皓 主編



© 丁宗皓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地书. 军人 / 丁宗皓主编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205-09224-5

I. ①两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现代 ②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3440 号



开 篇

铁血长城绕家国 _001

CHAPTER 1

家书写在延安窑洞的土墙上 _005

CHAPTER 2

我甘食暖衣常感内疚 _015

CHAPTER 3

我残疾了,她也没离开我 _027

CHAPTER 4

在大凉山剿匪的战斗细节没敢告诉家里 _039

CHAPTER 5

参与航母建设圆了我一生梦想 _051

CHAPTER 6

我们通信 580 封 _063

CHAPTER 7

遭遇恐怖袭击那晚最想家 _073

CHAPTER 8

从小就想穿上这身军装 _085

CHAPTER 9

一个军礼，让群众记住了他 _095

CHAPTER 10

汝儿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与日寇拼死命 _107

CHAPTER 11

书信能够补白历史细节 _125

CHAPTER 12

一封家书能唤起千军万马 _131

CHAPTER 13

再演一次梁三喜我能演得更好 _143

铁血长城绕家 国

我们谨以本书向英雄的军队和广大军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
2017年7月30日上午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他指出：“90年前，南昌城头一声枪响，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。90年来，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浴血奋战，勇往直前，战胜一切敌人，征服一切困难，为中国人民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！”本期特刊所要寻找的，就是贯穿在这90年间始终不变的中国军魂——红色基因如何代代相传？一支“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”的现代化新型军队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？

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。从军打仗、保家卫国，总会激荡起爱国青年心底的豪情。对军人的歌颂，也是自古以来反复吟唱的永恒主题。走进军人的内心，我们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——军旅通信。报道组

用了数月的时间，通过网上网下征集和实地采访，收集到了数百封 90 年间不同时期的军人留下的书信，倾听到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。这里呈现的只是其中有代表性或不太为人所知的若干封。

这些家书，是一部极简版的人民军队建设史。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叛剿匪、海上防御，再到新时期的强军战略、航母建设，所有这些军史上的大事件，都在家书中以个体的视角一一呈现。大历史中的小故事，读来更有沧桑之感，也更有动人的力量。

这些家书，更是一部中国军人的心灵史。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，家书是这战地黄花中最动人的一朵。连天炮火中，它是延安窑洞的墙壁上战士无处投递的平安问候，是抗战前线战士的临终挂念，是朝鲜战场负伤致残的战士向未婚妻诉说的矛盾心情。

家书抵万金，又不只在“烽火连三月”。和平年代里，仍然有发自海防前线、偏远高原的家书，有“八〇后”写给分居两地的妻子的家书，有独生子寄给空巢父母的家书。

有国才有家，是军人写在书信中的共同誓言。家国

情怀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特质，在中国军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或新或旧的纸页上，或深或浅的字迹里，是不同年代军人所表达出的共同心声，那就是为国为民的忠诚、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自律、不畏牺牲的勇敢、克服困难的坚忍，以及对家的无尽眷恋与思念。这就是我们找到的中国军魂。

这本书，又不只是写给军人和他们的家人的。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中国，需要强大的人民军队，需要军人的牺牲付出，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全情投入。

铁血长城绕家国。向中国军人致敬，更是为了从铁血军魂中获得能量，唤起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一个强大祖国努力拼搏的热血与豪情。



CHAPTER 1

保育院旧址里，
谷天兴寻找着七十多年前父亲的足迹

家书写在 延安窑洞的土墙上

LIANG DI SHU

谷天兴一家赴延安寻找父亲谷玉峰的足迹。70多年前，谷玉峰在延安第二保育院担任炊事班班长。在延安第二保育院旧址，在炊事班战士工作和生活过的窑洞里，谷天兴看到了写满土墙的特殊家书。

父母亲大人，儿在外……

亲爱的……我们就要和你们……

努力工作，炊事班全体同志好吧——炊事员



延安第二保育院旧址，炊事班窑洞的土墙

意外的发现

延安，小砭沟村。

年纪稍大些的村民仍记得，过去村里有一片老窑洞，那里是延安第二保育院的所在地。

几年前，村里来了三个东北人，是一家子。他们花了大约两天的时间，把那片窑洞看了个遍。

“我，老伴儿，还有女儿，一起去的延安，为的是寻找父亲的足迹。”7月3日，在沈阳市铁西区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，67岁的谷天兴从书柜中翻出一个A4纸大小的文件袋，里面装着一沓照片。照片拍的几乎都是窑洞里的土墙，墙上写着大大小小的字：

“父母亲大人，儿在外……”“亲爱的……我们就要和你们……”

“亲爱的同志，我们要和你们，一班亲爱的同志，就要和同志……”

“努力工作，炊事班全体同志好吧——炊事员”

“把饭一定要做好。”

……

“这些照片是2011年10月，我和老伴儿、女儿一起在小砭沟村延安第二保育院旧址的窑洞里拍摄的。”谷天兴说，“那天，我们按照村里老乡的指引，走遍了山上山下所有现存的窑洞，逐个进去仔细察看。快中午的时候，我们走到山下一面坡上的

一排窑洞前。中间位置的一个窑洞没有门，窑洞口堆满了塌落的泥块，只有一个能容一人弯腰才进得去的小洞口。我们钻进去后意外发现窑洞两侧的墙上写满了字。”

谷天兴记得，当时他和老伴儿认认真真、逐字逐句地辨认墙上的字。他说：“有的字比较清晰，能看出完整的句子，但因为窑洞太旧，墙皮严重脱落开裂，大部分字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楚。”谷天兴让女儿用相机把字都拍了下来，因为他意识到，这些字或许与父亲有关。

“那天我们在窑洞里待到傍晚5点多，直到光线太弱看不清字了才离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拉着老伴儿、女儿又去了那个窑洞，继续拍照。”虽然时隔多年，谈起这段经历，谷天兴仍十分兴奋。他说：“根据父亲的档案、战友的回忆、《马背上的摇篮》等有关资料，以及墙上所写的内容，可以判断，那个窑洞就是70多年前延安第二保育院炊事班战士工作学习、生活居住的窑洞。”

谈到墙上的字，谷天兴说：“特别打动我的是那句‘父母亲大人，儿在外……’这不就是写在墙上的家书吗？我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，炊事班的战士们，包括我父亲，远离家乡，在延安为革命事业做贡献，因为环境所限，他们很难给家里写信报平安，所以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，把内心的思念传递出来。”

谷天兴上中学时，父亲便去世了。在父子俩有限的相处时间里，谷天兴很少听到父亲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。有时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并不了解父亲，与父亲之间有着一段跨不过去的“距



上／炊事班窑洞旧址

下／退休后，谷天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研究家史上



离”。“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向往着延安，做梦都想到父亲工作和生活过的窑洞看一看。”谷天兴说，当他站在延安第二保育院的旧址前，站在炊事班的窑洞里，望着墙上那些朴实真切的字迹时，“我觉得父亲回来了，他就在我的身边。”

一张老报纸

在谷天兴的眼中，父亲是个平凡的人，一个老兵，一生都很低调，默默奉献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无怨无悔。

“我记得上初中时，有天要填入团志愿书，需要写上父母的工作经历。我先写了个底稿交给父亲看，他看后在底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：1944年至1948年在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。这时，我才知道父亲曾在延安工作过，但我不知道保育院是做什么的，其实就连母亲、姐姐、舅舅都不知道。”谷天兴说。

除了这件事，谷天兴还清楚地记得，1964年1月的一天晚上，父亲拿回家一张当月4日的《辽宁日报》。“他把报纸交到我手上，然后指着一篇文章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：要好好看看，好好学学。那篇文章的标题是《将军和儿子》，写的是解方将军和夫人章帆严格教育几个儿子成长的故事。”直到2011年10月，谷天兴在北京见到父亲的几位老战友时，才知道《将军和儿子》一文的主人公之一、解方将军之子解延风正是生活在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，而且后来由父亲所在的“东干队”护送到了哈尔滨。

关于“东干队”，谷天兴解释说，抗战胜利后，党中央派了

大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，他们的子女被送到保育院。1946年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前，决定把这些孩子送往东北与父母团聚，因此组建了“护送东北干部子女队”，简称“东干队”。“父亲主动报名参加了‘东干队’。”谷天兴说。

现在说起父亲的经历，谷天兴可以滔滔不绝。因为2010年11月退休后，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研究家史上。

2011年春节刚过，谷天兴就到父亲单位——沈阳市第六粮库（现为南方谷物集团）查阅父亲的档案。“档案保存得很好，我把父亲的自传、履历、登记表等资料都抄写了下来。后来，我又去了一次，主要是复印父亲的《入党志愿表》等材料。”谷天兴说。

通过档案，谷天兴对父亲在延安的经历有了较全面的了解——

“父亲在延安参与了第二保育院建院、转移以及随‘东干队’护卫孩子赴东北的全过程。在保育院时，他挖窑洞、建水源、筹集粮食、种菜、置办用品用具，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；随‘东干队’护送东北干部子女到哈尔滨，一路上历尽千难万险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有关的细节，他在世的时候从没对家人讲过一句。特别是‘东干队’的情况，父亲一直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没人知道他护送的是哪些首长和领导的孩子。”

谷天兴说，他一直珍藏着1964年1月4日的《辽宁日报》，“几十年来多次搬家，我始终带着它。每当遇到人生转折时，都会拿出来认真读一读那篇《将军与儿子》，里面有父亲的叮咛

和期望，同时也是父亲革命经历的一份见证。

别忘了他们

1948年11月沈阳解放，谷玉峰被派往沈阳接管军粮仓库，其后一直在沈阳的粮食系统工作。

少年时代，谷天兴一度觉得父亲是个坚硬如铁的人，“他对自己以及家人、亲属，要求尤其严格，有时甚至是严厉苛刻，遇到关乎原则的事，可以做到六亲不认”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谷天兴越来越能感受到父亲充满温情的一面。

“他对家人的爱深沉、厚重。”母亲告诉谷天兴，父亲多年在外参加革命，却始终不曾忘记家中的妻子和孩子。“1949年2月，河南老家解放，父亲终于可以提笔给家人写信了。对老家的人来说，父亲是一个消失了整整10年的人。”

与老家取得联系后，谷玉峰很快就把家人接到了沈阳。第二年，谷天兴便出生在沈阳。

谷天兴最大的遗憾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太短暂了。他手中只有一张父亲的照片，是从档案中翻印的一张工作照。照片中，谷玉峰一身刚正之气，有着那个年代革命者独有的坚毅气质，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刻着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胸章。

今年6月，谷天兴为父亲写的一篇小传完稿。小传的结尾处写着：

“他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。个人总是渺小的，时代才是